佛氏雜辨

〇心氣理篇

心問天答

三峯集 坤

三峯集卷之九目錄

闢異端

三峯集卷之九

奉化 鄭道傳 著

佛氏雜辨

佛氏輪廻之辨

人物之生生而無窮乃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極有動靜而陰陽生陰陽有變合而五行具於是無極太極之眞陰陽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已生者往而過未生者來而續其間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於是輪廻之說興焉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

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則必知其後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内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便是變了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爲變變則是魂魄相離游散而變變非變化之變既是變則堅者腐存者亡更無物也天地間如烘爐雖生

物皆銷鑠已盡安有已散者復合而已往者復來乎
今且驗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間氣一出焉謂之一息
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則人之氣息亦生生
不竆而往者過來者續之理可見也外而驗之於物
凡草木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華實一氣通貫當春
夏時其氣滋至而華葉暢茂至秋冬其氣收斂而華
葉衰落至明年春夏又復暢茂非已落之葉返本歸
源而復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爨飮食者爨
煮而盡之濯衣服者日曝而乾之泯然無跡而井中
之泉源源而出無有竆盡非已汲之水返其故處而

復生也且百穀之生也春而種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萬其利倍蓰是百穀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輪迴之說觀之凡有血氣者自有定數來來去去無復增損然則天地之造物反不如農夫之生利也且血氣之屬不爲人類則爲鳥獸魚鼈昆蟲其數有定此蕃則彼必耗矣此耗則彼必蕃矣不應一時俱蕃一時俱耗矣自今觀之當盛世人類蕃庶鳥獸魚鼈昆蟲亦蕃庶當衰世人物耗損鳥獸魚鼈昆蟲亦耗損是人與萬物皆爲天地之氣所生故氣盛則一時蕃庶氣衰則一時耗損明矣予憤佛氏輪迴之說惑世尤

甚幽而質諸天地之化明而驗諸人物之生得其說如此與我同志者幸共鑑焉

或問子引先儒之說解易之游魂爲變曰魂與魄相離魂氣歸於天體魄降于地是人死則魂魄各歸于天地非佛氏所謂人死精神不滅者耶曰古者四時之火皆取於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熱則生火猶魄中元有魂魄煖者爲魂故曰鑽木出火又曰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緣木而存猶魂魄合而生火滅則煙氣升而歸于天灰燼降而歸于地猶人死則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

火之煙氣即人之魂氣火之灰燼即人之體魄且火氣滅矣煙氣灰燼不復合而爲火則人死之後魂氣體魄亦不復合而爲物其理豈不明甚也哉

佛氏因果之辨

或曰吾子辨佛氏輪迴之說至矣子言人物皆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今夫人則有智愚賢不肖貧富貴賤壽夭之不同物則有爲人所畜役勞苦至死而不辭者有未免網羅釣弋之害大小强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賦一與何其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釋氏所謂生時所作善惡皆有報應者不其然乎

且生時所作善惡是之謂因佗日報應是之謂果此其說不亦有所據歟曰予於上論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此則輪迴之說自辨矣輪迴之說辨則因果之說不辨而自明矣然子既有問焉予敢不推本而重言之夫所謂陰陽五行者交運迭行參差不齊故其氣也有通塞偏正淸濁厚薄高下長短之異焉而人物之生適當其時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人與物之貴賤於此焉分又在於人得其淸者智且賢得其濁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貧高者貴而下者賤長者壽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雖物亦

然若麒麟龍鳳之爲靈虎狼蚰蛇之爲毒椿桂芝蘭之爲瑞烏喙堇荼之爲苦是皆就於偏塞之中而又有善惡之不同然皆非有意而爲之易曰乾道變化各定性命先儒曰天道無心而普萬物是也今夫醫卜小數也卜者定人之禍福必推本於五行之衰旺至曰某人以木爲命當春而旺當秋而衰其象貌靑而長其心慈而仁某人以金爲命吉於秋而凶於夏其象貌白而方其心剛而明曰水曰火莫不皆然而象貌之醜陋心識之愚暴亦皆本於五行稟賦之偏醫者診人之疾病又必推本於五行之相感乃曰某

之病寒乃腎水之證某之病溫乃心火之證之類是也其命藥也以其性之溫涼寒熱味之酸鹹甘苦分屬陰陽五行而劑之無不符合此吾儒之說以人物之生爲得於陰陽五行之氣者明有左驗無可疑矣信如佛氏之說則人之禍福疾病無與於陰陽五行而皆出於因果之報應何無一人捨吾儒所謂陰陽五行而以佛氏所說因果報應定人禍福診人疾病歟其說荒唐謬誤無足取信如此子尚惑其說歟

今以至切而易見者比之酒之爲物也麴糵之多寡甆甕之生熟日時之寒熱久近適相當則其味

爲甚旨若糵多則味甘麴多則味苦水多則味淡
水與麴糵適相當而甕甕之生熟日時之寒熱久
近相違而不相合則酒之味有變焉而隨其味之
厚薄其用亦有上下之異若其糟粕則委之汚下
之地或有蹴踏之者矣然則酒之或旨或不旨或
上或下或用或棄者此固適然而爲之耳亦有所
作因果之報應歟此喩雖淺近鄙俚亦可謂明且
盡矣所謂陰陽五行之氣相推迭運參差不齊而
人物之萬變生焉其理亦猶是也聖人 設敎使學
者變化氣質至於聖賢治國者轉衰亡而進治安

此聖人所以迴陰陽之氣以致參贊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說豈能行於其間哉

佛氏心性之辨

心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虛靈不昧以主於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純粹至善以具於一心者也蓋心有知有爲性無知無爲故曰心能盡性性不能知檢其心又曰心統情性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則其所具之理觀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彼佛氏以心爲性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迷之則心悟之則性又曰心性之異名猶眼目之殊稱至楞嚴曰圓妙

明心明妙圓性按楞嚴經曰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言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明妙心性則即明而妙凝然寂湛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以明與圓分而言之普照曰心外無佛性外無法又以佛與法分而言之似略有所見矣然皆得於想象髣髴之中而無豁然眞實之見其說多爲遊辭而無一定之論其情可得矣吾儒之說曰盡心知性此本心以窮理也佛氏之說曰觀心見性心卽性也是別以一心見此一心心安有二乎哉彼亦自知其說之窮從而遁之曰以心觀心如以口齕口當以不觀觀之此何等語歟且吾儒曰方寸之間虛靈不昧具衆理應

萬事其曰虛靈不昧者心也具衆理者性也應萬事者情也惟其此心具衆理故於事物之來應之無不各得其當所以處事物之當否而事物皆聽命於我也此吾儒之學內自身心外而至於事物自源徂流一以通貫如源頭之水流於萬派無非水也如持有星之衡稱量天下之物其物之輕重與權衡之銖兩相稱此所謂元不曾間斷者也佛氏曰空寂靈知隨緣不變按佛氏以爲眞淨心隨緣是相不變是性如一眞金隨大小器物等是隨緣相也本金不變是性也一眞淨心隨善惡染淨等是隨緣相也本心不變性也無所謂理者具於其中故於事物之來滯者欲絕而去之達者欲隨而

順之其絕而去之者固已非矣隨而順之者亦非也其言曰隨緣放曠任性逍遙聽其物之自爲而已無復制其是非而有以處之也是其心如天上之月其應也如千江之影月眞而影妄其間未嘗連續如持無星之衡稱量天下之物其輕重低昂惟物是順而我無以進退稱量之也故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間斷吾儒連續學者所當明辨也

佛氏作用是性之辨

愚按佛氏之說以作用爲性龐居士曰運水搬柴無非妙用是也 按龐居士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須取舍處處勿張乖神通幷妙

用運水及搬柴盖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也作用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也氣之凝聚者爲形質爲神氣若心之精爽耳目之聰明手之執足之奔凡所以知覺運動者皆氣也故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人既有是形氣則是理具於形氣之中在心爲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頭容爲直在目容爲端在口容爲止之類凡所以爲當然之則而不可易者是理也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其曰天地之中者即理之謂也其曰威儀之則者即理之發於作用者也

朱子亦曰若以作用爲性則人胡亂執刀殺人敢道性歟且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佛氏自以爲高妙無上而反以形而下者爲說可笑也已學者須將吾儒所謂威儀之則與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內以體之於身心外以驗之於事物則自當有所得矣

佛氏心跡之辨

心者主乎一身之中而跡者心之發於應事接物之上者也故曰有是心必有是跡不可判而爲二也蓋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渾然具於此心之中其於事物之來不一其變而此心之理隨感而應各有攸

當而不可亂也人見孺子匍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其心有仁之性故其見孺子也發於外者便惻然心與跡果有二乎曰羞惡曰辭讓曰是非莫不皆然次而及於身之所接見父則思孝焉見子則思慈焉至於事君以忠使臣以禮交友以信是孰使之然耶以其心有仁義禮智之性故發於外者亦如此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彼之學取其心不取其跡乃曰文殊大聖遊諸酒肆跡雖非而心則是也佗如此類者甚多非心跡之判歟程子曰佛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

固者入於枯槁踈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隘也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也王通儒者也亦曰心跡判矣蓋惑於佛氏之說而不知者也故幷論之

佛氏昧於道器之辨

道則理也形而上者也器則物也形而下者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即身心而有身心之道近而即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遠而即於天地萬物莫不各有其道焉人在天地之間不能一日離物而獨立是以凡吾所以處事接物者亦

當各盡其道而不可或有所差謬也此吾儒之學所以自心而身而人而物各盡其性而無不通也蓋道雖不雜於器亦不離於器者也彼佛氏於道雖無所得以其用心積力之久髣髴若有見處然如管窺天一向直上去不能四通八達其所見必陷於一偏見其道不雜於器者則以道與器歧而二之乃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按此一段出般若經言目前無法觸目皆如但知如是即見如來）必欲擺脫羣有落於空寂見其道不離於器者則以器爲道乃曰善惡皆心萬法唯識隨順一切任用無爲猖狂放恣無所不爲（按善心將

生隨順一切任用無爲惡心將生猖狂放恣無所不爲心之所有識乃爲之惟善惟惡非心無識非識無心心識相對善惡生滅此程子所謂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者也然其所謂道者指心而言乃反落於形而下者之器而不自知也惜哉

佛氏毀棄人倫之辨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按四大受想行識其分於道遠矣又曰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

倫理先生之辨盡矣

佛氏慈悲之辨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卽所謂仁也佛雖夷狄亦人之類耳安得獨無此心哉吾儒所謂惻隱佛氏所謂慈悲皆仁之用也其立言雖同而其所施之方則大相遠矣蓋親與我同氣者也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同生者也故仁心之所施自親而人而物如水之流盈於第一坎而後達於第二第三之坎其本深故其及者遠擧天下之物無一不在吾仁愛之中故曰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儒者之道所以爲一爲實爲連續也佛氏則不然其於物也毒如豺虎微如蚊虻尚欲以其身餧之而不辭其於人也越人有飢者思欲推食而食之秦人有寒者思欲推衣而衣之所謂布施者也若夫至親如父子至敬如君臣必欲絶而去之果何意歟且人之所以自重愼者以有父母妻子爲之顧藉也佛氏以人倫爲假合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恩義衰薄視至親如路人視至敬如弁髦其本源先失故其及於人物者如木之無根水之無源易致枯竭卒無利人濟物之效而拔劒斬蚍略

無愛惜地獄之說極其慘酷反爲少恩之人向之所謂慈悲者果安在哉然而此心之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故雖昏蔽之極一見父母則孝愛之心油然而生盍亦反而求之而乃曰多生習氣未盡除故愛根尚在執迷不悟莫此爲甚佛氏之敎所以無義無理而名敎所不容者此也

佛氏眞假之辨

佛氏以心性爲眞常以天地萬物爲假合其言曰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及第二月按此一段出圓覺經言衆生業識不知自身內如來圓覺妙心若以智照用則法界之無

實如空華衆生之妄相如夢二月妙心本月第二月影也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立按此一段出楞嚴經言大覺海中本絕空有由迷風飄鼓妄發空漚而諸有生焉迷風旣息則空漚亦滅所依諸有遂不可得而空覺圓融復歸元妙

佛氏之言其害多端然滅絕倫理略無忌憚者此其病根也不得不砭而藥之也蓋未有天地萬物之前畢竟先有太極而天地萬物之理已渾然具於其中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如水之有源萬派流注如木之有根枝葉暢茂此非人智力之所得而爲也亦非人智力之所得而遏也然此固有難與初學言者以其衆人所易見者

而言之自佛氏歿至今數千餘年天之昆侖於上者若是其確然也地之磅礴於下者若是其隤然也人物之生於其間者若是其爍然也日月寒暑之往來若是其秩然也是以天體至大而其周圍運轉之度日月星辰逆順疾徐之行雖當風雨晦明之夕而不能外於八尺之璣數寸之衡歲年之積至於百千萬億之多而二十四氣之平分與夫朔虛氣盈餘分之積至於毫釐絲忽之微而亦不能外於乘除之兩策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也是亦孰使之然歟必有實理

爲之主張也且假者可暫於一時而不可久於千萬世幻者可欺於一人而不可信於千萬人而以天地之常久萬物之常生謂之假且幻抑何說歟豈佛氏無窮理之學求其說而不得歟抑其心隘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得容於其中歟豈樂夫持守之約而厭夫窮理之煩酬酢萬變之勞歟張子曰明不能盡誣天地日月以爲幻妄則佛氏受病之處必有所自矣要之其所見蔽故其所言詖如此嗚呼惜哉予豈譊譊而多言者歟予所言之而不已者正惟彼心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之衰廢爲可憂而已耳

佛氏地獄之辨

先儒辨佛氏地獄之說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歟此其無有而未足信也明矣或曰釋氏地獄之說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耳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敎而人可化乎昔有僧問予曰若無

地獄人何畏而不爲惡乎予曰君子之好善惡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由中而出無所爲而爲之一有惡名至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豈待地獄之說然後不爲惡乎其僧默然於此幷書之俾世之惑於其說者知所辨焉

佛氏禍福之辨

天道福善而禍淫人道賞善而罰惡蓋由人操心有邪正行己有是非而禍福各以其類應之詩曰求福不回夫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蓋君子之於禍福正吾心而已修吾己而已福不必求而自至禍不必

避而自遠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禍苟有自外而至者順而受之而已如寒暑之過於前而吾無所與也彼佛氏則不論人之邪正是非乃曰歸吾佛者禍可免而福可得是雖犯十惡大憝者歸佛則免之雖有道之士不歸佛則不免也假使其說不虛皆出於私心而非公道也在所懲之也況自佛說興至今數千餘年其間事佛甚篤如梁武唐憲者皆不得免焉韓退之所謂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者此其說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佛氏乞食之辨

食之於人大矣哉不可一日而無食亦不可一日而
苟食無食則害性命苟食則害義理洪範八政食貨
爲先重民五教惟食居首子貢問政則夫子以足食
告之此古之聖人知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食故
皆汲汲於斯教以稼穡制以貢賦軍國有須祭祀賓
客有給鰥寡老幼有養而無匱之飢餓之歎聖人之
慮民遠矣上而天子公卿大夫治民而食下而農工
商賈勤力而食中而爲士者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食此古之聖人知其不可一日而
苟食故自上達下各有其職以受天養其所以防民

者至矣不居此列者姦民也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金剛經曰爾時世尊食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城(按舍衛波斯國名)乞食於其城中夫釋迦牟尼者以男女居室爲不義出人倫之外去稼穡之事絶生生之本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其道是天下無人也果有可乞之人乎是天下無食也果有可乞之食乎釋迦牟尼者西域王之子也以父之位爲不義而不居非治民者也以男耕女織爲不義而去之何勤力之有無父子君臣夫婦則又非守先王之道者也此人雖一日食一粒皆苟食也信如其道誠不食如蚯蚓然後

可也何爲乞而食乎且食在自力則爲不義而在乞則爲義乎佛氏之言無義無理開卷便見故於此論而辨之

佛氏其初不過乞食而食之耳君子尚且以義責之無少容焉今也華堂重屋豐衣厚食安坐而享之如王者之奉廣置田園臧獲文簿雲委過於公卷奔走供給峻於公務其道所謂斷煩惱出世間淸淨寡欲者顧安在哉不惟坐費衣食而已假托好事種種供養饌食狼藉壞裂綵帛莊嚴幢幡蓋平民十家之產一朝而費之噫廢棄義理旣爲人

倫之蟊賊而暴殄天物實乃天地之巨蠹也張子曰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蔽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噫先正之所以深致歎息者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佛氏禪教之辨

佛氏之說其初不過論因緣果報以誑誘愚民耳雖以虛無爲宗廢棄人事尚有爲善得福爲惡得禍之說使人有所懲勸持身戒律不至於放肆故人倫雖毀義理未盡喪了至達摩入中國自知其說淺陋不

足以惑高明之士於是曰不立文字言語道斷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說一出捷徑便開其徒轉相論述或曰善亦是心不可將心修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斷心善惡懲勸之道絕矣或曰及淫怒癡皆是梵行戒律持身之道失矣自以爲不落窩臼解縛去械傲然出於禮法之外放肆自恣汲汲如狂無復人理所謂義理者至此都喪也朱文公憂之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喩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按佛說大略有三其初齋戒後有義學有禪學緣之名有十二曰觸愛受取有生老死憂悲苦惱業之名有三曰身口意指心性謂即心是佛見性成佛超有無謂言有則云色即是空

言無則云空卽是色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按三聖謂禹周公孔子爲我焚其書甚哉其憂之之深也予亦爲之憮然三歎

儒釋同異之辨

先儒謂儒釋之道句句同而事事異今且因是而推廣之此曰虛彼亦曰虛此曰寂彼亦曰寂然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此曰知行彼曰悟修此之知知萬物之理具於吾心也彼之悟悟此心本空無一物也此之行循萬物之理而行之無所違失也彼之修絕去萬物而不爲

吾心之累也此曰心具衆理彼曰心生萬法所謂具衆理者心中原有此理方其靜也至寂而此理之體具焉及其動也感通而此理之用行焉其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所謂生萬法者心中本無此法對外境而後法生焉方其靜也此心無有所住及其動也隨所遇之境而生其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按此一段出般若經言應無所住者了無內外中虛無物而不以善惡是非介於胷中也而生其心者以無住之心應之於外而不爲物累也謝氏解論語無適無莫引此語又曰心生則一切法生心滅則一切法滅按出起信論是也此以理爲固有彼以法爲緣起何其語之同而事之異如是耶

此則曰酬酢萬變彼則曰隨順一切其言似乎同矣
然所謂酬酢萬變者其於事物之來此心應之各因
其當然之則制而處之使之不失其宜也如有子於
此使之必爲孝而不爲賊有臣於此使之必爲忠而
不爲亂至於物牛則使之耕而不爲牴觸馬則使之
載而不爲踶齕虎狼則使之設檻置阱而不至於噬
人蓋亦各因其所固有之理而處之也若釋氏所謂
隨順一切者凡爲人之子孝者自孝賊者自賊爲人
之臣忠者自忠亂者自亂牛馬之耕且載者自耕且
載牴觸踶齕自牴觸踶齕聽其所自爲而已吾無容

心於其間佛氏之學如此自以爲使物而不爲物所使若付一錢則便没奈何佗此其事非異乎然則天之所以生此人爲靈於萬物付以財成輔相之職者果安在哉其說反復頭緒雖多要之此見得心與理爲一彼見得心與理爲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故曰吾儒一釋氏二吾儒連續釋氏間斷然心一也安有彼此之同異乎蓋人之所見有正不正之殊耳四大身中誰是主六根塵裏孰爲精按地水火風四大和合爲一身而別其四大則本無主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塵相對以生而別其六根則本無精猶鏡像之有無也黑漫漫地開眸看終日聞聲

不見形按以慧照用則雖黑漫漫地開眸看暗中有明猶鏡光之暗中生明也此釋氏之體驗心處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際特達見本根按朱子詩此吾儒之體驗心處且道心但無形而有聲乎抑有此理存於心為酬酢之本根歟學者當日用之間就此心發見處體究之彼此之同異得失自可見矣請以朱子之說申言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

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

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
誤矣朱子之言反復論辨親切著明學者於此潛心
而自得之可也

佛法入中國 按此以下至事佛甚謹年代尤促引用眞氏大學衍義說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天竺得其書
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
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作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鍊以至爲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
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眞西山曰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淸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事佛得禍

梁武帝中大通元秊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僧衆默然上還內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羮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秊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叛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亾命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秊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

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屠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屠將成値侯景亂而止及陷臺城囚上於同泰寺上口燥乾求蜜於寺僧不得竟以餓死

眞西山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盛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以蔬茹麪食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臣下雖謀叛逆赦

而不誅剽盜肆行亦不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
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使佛而可求
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
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
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
也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
危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又明矣且其捨身事佛
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
視王位如弊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眞學佛者而
帝也既以簒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

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眞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旣可徼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詐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能烏獸此而連秊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小恤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捨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繹或擁雄師或鎭上游當君

父在亂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且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佗帝之所學者釋氏也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季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不雜以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舍天道而談佛果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耶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

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
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
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
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眞西山曰代宗以報應爲問使是時有儒者在相
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
主凜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彊於修德載等曾
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
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

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
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
德焉繼世之君克已礪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捨天道而談
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
不在修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
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亂以其太眞蠱於內楊李
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
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
禍者祿山史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

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而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跡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

事佛甚謹秊代尤促

元和十四秊迎佛骨于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秊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秊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

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槁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

羣等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眞西山曰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事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擧曾未朞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臣故幷著之以爲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闢異端之辨

堯舜之誅四凶以其巧言令色方命圮族也禹亦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蓋巧言令色喪人之心方命圮族敗人之事聖人所以去之而莫之容也湯武之征桀紂也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一則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天命天討非己之所得而辭也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害之一字讀之令人凜然孟子之好辯所以距楊墨也楊墨之道不距聖人之道不行故孟子以闢楊墨爲己任其言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其望助於人者至矣墨氏兼愛疑於仁楊氏爲我疑於義其害至於無父無君此孟子所以

闢之之力也若佛氏則其言高妙出入性命道德之中其惑人之甚又非楊墨之比也朱氏曰佛氏之言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此之謂也以予惽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闢異端爲己任者非欲上繼六聖一賢之心也懼世之人惑於其說而淪胥以陷人之道至於滅矣嗚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人人得而闢之不必聖賢此予之所以望於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

道傳暇日著佛氏雜辨十五篇前代事實四篇旣成客讀之曰子辨佛氏輪迴之說乃引物之生生

者以明之其說似矣然佛氏之言有曰凡物之無情者從法界性來凡有情者從如來藏來按無情者猶巖石點頭之類法界如云無邊也有情者如本覺衆生心與諸佛性本爲如來也故曰凡有血氣者同一知覺凡有知覺者同一佛性今子不論物之無情與有情比而同之無乃徒費辭氣而未免穿鑿附會之病歟曰噫此正孟子所謂二本故也且是氣之在天地間本一而已矣有動靜而陰陽分有變合而五行具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葢於動靜變合之間而其流行者有通塞偏正之殊得其通而正者爲人得其偏而

塞者爲物又就偏塞之中而得其稍通者爲禽獸
全無通者爲草木此乃物之有情無情所以分也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以其氣無所不
通故曰神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以其囿於形
氣而不能相通故曰物蓋動而無靜者有情之謂
也靜而無動者無情之謂也是亦物之有情無情
皆生於是氣之中胡可謂之二哉且人之一身如
魂魄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之屬有知覺運動毛髮
爪齒之屬無知覺運動然則一身之中亦有從有
情底父母來者從無情底父母來者有二父母耶

客曰子之言是也然諸辨之說出入性命道德之
妙陰陽造化之微固有非初學之士所能識者況
下民之愚庸乎吾恐子之說雖精徒得好辯之譏
而於彼此之學俱無損益且佛氏之說雖曰無稽
而世俗耳目習熟恐不可以空言破之也況其所
謂放光之瑞舍利分身之異往往有之此世俗所
以歎異而信服之者子尙有說以攻之也曰所謂
輪迴等辨子已悉論之矣雖其蔽之深也不能遽
曉然一二好學之士因吾說而反求之庶乎有以
得之矣茲不復贅焉至於放光舍利之事豈無其

說乎且心者氣之最精最靈的彼佛氏之徒不論念之善惡邪正剗了一重又剗了一重一向收斂蓋心本是光明物事而專精如此積於中而發於外亦理勢之當然也佛之放光何足恠哉且天之生此心者以其至靈至明主於一身之中以妙衆理而宰萬物非徒爲長物而無所用也如天之生火本以利人而今有人焉埋火於灰中寒者不得熱飢者不得爨則雖有光焰發於灰上竟何益哉佛之放光吾所不取者此也抑火之爲物用之新新乃能常存而不滅若埋之灰中不時時發視之

始雖熾然終則必至於灰燼消滅亦猶人之此心常存憂勤惕慮之念乃能不死而義理生焉若一味收斂在裏則雖曰惺惺着必至枯槁寂滅而後已則其所以光明者乃所以爲昏昧也此又不可不知也至於像設亦有放光者葢腐草朽木尚有夜光獨於此何疑哉若夫人之有舍利猶虵虺蜯蛤之有珠其間所謂善知識者亦有無舍利者是則虵虺蜯蛤而無珠之類也世傳人藏蜯蛤之珠不穿不蒸者久而發之添得許多枚是生意所存自然滋息理也舍利之分身亦猶是耳若曰有佛

至靈感人之誠分舍利云耳則釋氏之徒藏其師
毛髮齒骨者多矣何不精勤乞請以分其物而獨
於舍利言分身哉是非物性而何也或曰舍利此
甚堅固雖以鐵塊擊之不能破是其靈也然得羚
羊角則一擊碎爲微塵舍利何靈於鐵而不靈於
角也是固物性之使然無足恠者也今或以兩木
相鑽或以鐵石相敲而火出然此尚待人力之所
爲也以火精之珠向日而炷艾則薰然而烟生焰
然而火出固非人力之所爲其初不過熒熒之微
而其終也赫赫然炎崑崙而焚玉石何其神矣哉

是亦非其性之使然而有一靈物寓於冥漠之中
感人之誠而使之至此歟且火之益於人者抑大
矣爨飮食則堅者柔烘坑堗則寒者熱湯藥物則
生者熟飢可以飽病可以愈以至鎔鐵作耒作斧
作釜鬲以利民用作刀槍劒戟以威軍用火之生
也其神如彼火之用也其利如此子皆莫之重焉
彼舍利者當寒而不得以爲衣當飢而不得以爲
食戰者不足以爲兵器病者不足以爲湯藥使佛
有靈一祈而分數千枚尚以爲無益而廢人事舉
以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況復敬奉而歸依歟噫世

之人厭常而喜怪棄實利而崇虛法如此可勝歎
哉客不覺下拜曰今聞夫子之言始知儒者之言
爲正而佛氏之說爲非也子之言楊雄不如也於
是幷書卷末以備一說焉

予嘗患佛氏之說惑世之甚而爲之言曰天之
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儒與佛之說不同矣
自有曆象之後寒暑之往來日月之盈虧皆有
其數用之千萬世而不差則天之所以爲天者
定而佛氏須彌之說誣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而所謂陰陽五行者有理有氣得其全者

爲人得其偏者爲物故五行之理在人而爲五常之性其氣爲五臟此吾儒之說也醫者以五行診其臟脉之虛實而知其病卜者以五行推其運氣之衰旺而知其命亦用之千萬世而皆驗則人之所以爲人者定而佛氏四大之說妄矣原其始不知人之所以生則反其終安知人之所以死哉則輪迴之說亦不足信乎持此論久矣今觀三峯先生佛氏雜辨二十篇其言輪迴及五行醫卜之辨最爲明備其餘論辨亦極詳切而著明無復餘蘊矣先生自幼讀書明理

慨然有行所學闢異端之志講論之際諄諄力
辨學者翕然聽從嘗著心氣理三篇以明吾道
異端之偏正其有功於名教大矣遭逢 聖朝
彌綸王化以興一代之治所學之道雖未盡行
亦庶幾矣而先生之心猶歉然必欲堯舜其君
民至於異端尤以不能盡闢而悉去之爲己憂
戊寅夏告病數日又著是書示予曰佛氏之害
毁棄倫理必將至於率禽獸而滅人類主名教
者所當爲敵而力攻者也吾嘗謂得志而行必
能闢之廓如也今蒙 聖知言聽計從志可謂

得矣而尚不能闢之則是終不得闢之矣憤不
自已作爲是書以望後人於無窮欲人之皆可
曉也故其取比多鄙瑣欲彼之不得肆也故其
設詞多憤激然觀於此則儒佛之辨瞭然可知
縱不得行於時猶可以傳於後吾死且安矣予
受而讀之亹亹不倦乃歎曰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佛法入中國其害甚於楊墨先儒往往
雖辨其非然未有能成書者也以唐韓子之才
籍湜輩從而請之猶不敢著書況其下乎今先
生旣力辨以化當世又爲書以垂後世憂道之

念旣深遠矣人之惑佛莫甚於死生之說先生
自以闢佛爲一死而安是欲使人祛其惑也示人
之意亦深切矣孟子謂承三聖之統先生亦繼
孟子者也張子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者眞先生之謂矣予實敬服而欲學
焉故書嘗所言者以質正云洪武三十一季後
五月旣望陽村權近序

三峯先生所著經國典心氣理及詩若文皆行
于世獨此佛氏雜辨一書先生所以閑先聖詔
後人平生精力所在而湮沒不傳識者恨之歲

戊午予以生員在成均館吾同年韓奕先生之族孫也得此書於家藏亂褒之中持以示予觀其文辭豪逸辨論纖悉發揮性情擯斥虛誕眞聖門之藩籬而六經之羽翼也予愛而寶之藏之久矣今守襄陽適時無事於公暇校正謬誤三十餘字命工刋梓以廣其傳幸有志於吾道者因是書而闢其邪惑於異端者因是書而釋其疑則先生爲書傳後之志庶幾遂而吾道亦且有所賴矣是書之幸存而不泯豈不爲吾道之大幸哉景泰七年午月仲旬金羅尹起畎敬

跋 按金羅咸安郡別名

三峯集卷之九

三峯集卷之十目錄

三峯集卷之十

奉化 鄭道傳 著
安東 權近 註

心氣理篇

心難氣 難上聲

此篇主言釋氏修心之旨以非老氏故篇中多用釋氏之語心者合理與氣以爲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愚以爲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非具衆理則其虛也漠然空無而已矣其靈也紛然

流注而已矣雖曰應萬事而是非錯亂豈足爲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有其舍而不知有其主也

凡所有相厥類紛總惟我最靈獨立其中

凡所有相用金剛經語紛總衆多之貌我者心自我也靈即所謂虛靈也此兩句即惠能所謂有一物長靈上拄天下拄地瞿曇所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意○此爲心之自言曰凡有聲色貌相盈於天地之間者其類甚多惟我最爲至靈特然獨立於厥類紛總之中也

我體寂然如鑑之空隨緣不變應化無窮

心之本體寂然無眹而其靈知不昧譬則鏡性本空而明無不照葢隨緣者心之靈而鏡之明也不變者心之寂而鏡之空也是以應感萬變而無有窮盡卽金剛經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葢外邊雖有應變之跡而內則漠然無有一念之動此釋氏之學第一義也

由爾四大假合成形有目欲色有耳欲聲善惡亦幻緣影以生戕我賊我我不得寧

爾指氣而言四大亦用釋氏語所謂地水火風

也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又曰六塵緣影爲自心性○此承上章而言心體本自寂然而已但由爾四大之氣假托凝合以成有相之形於是有目而欲見美色有耳而欲聞善聲鼻舌身意亦各有欲順則以之爲善逆則以之爲惡是皆幻出非有眞實乃攀緣外境之影相續而生凡此皆以戕賊我寂然之體紛擾錯亂使我不得而寧靜也

絕相離體無念忘情照而寂寂默而惺惺爾雖欲動豈翳吾明

金剛經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惠能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其後分為無念忘情息妄任性四宗此言修心功夫相言其形相體言其理體諸相非相所當絕而去之是體非體所當離而棄之我若常自寂然無有一念之動而常忘其起滅之情則妄緣旣斷眞空自現雖感照而體常寂寂雖靜默而內自惺惺葢照而寂寂則非亂想也默而惺惺則非昏住也能如是則四大之氣六塵之欲雖欲投間抵隙搖動於我豈能掩翳以累我本體之明哉此章言修心之要約而

盡之矣

氣難心

此篇主言老氏養氣之法以非釋氏故篇中多用老氏語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人得之以生者也然氣形而下者必有形而上之理然後有是氣言氣而不言理是知有其末而不知有其本也

予居邃古窈窈冥冥天眞自然無得而名

予氣自予也邃古上古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又

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之言皆指氣而言者也故此章本之以言氣居天地萬物之先窈冥怳惚自然而眞不可得而名言也

萬物之始資孰以生我凝我聚乃形乃精我若無有心何獨靈

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也此又本之以言萬物之生其始也是資何物以生成乎其所資以有生者非氣乎惟氣妙合而凝聚然後其形成而其精生氣若不聚則心雖至靈亦將何所附着

子

嗟爾有知衆禍之萠思所不及慮所未成計利較害憂辱慕榮氷寒火熱晝夜營營精日以搖神不得寧

嗟嘆息也爾指心也○此章言心所以害氣之事嘆息而言心之有知覺者乃衆禍之所由萠也思其所不可及慮其所未得成計其利而欲得之較其害而欲避之憂其辱而懼陷焉慕其榮而僥倖焉畏則如氷之寒怒則如火之熱千端萬緒交戰於胷中晝夜之間營營不息使其精神日以搖蕩漸就消耗而不得寧矣

我不妄動內斯靜專如木斯槁如灰不燃無慮無爲

體道之全爾知雖鑿豈害吾天

此言養氣之功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又曰無思無慮始知道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此章本此以立言也○承上章言心之利欲雖甚紛拏氣得其養而不妄動以制於外則其內亦有以靜定而專一如木之槁不復有春華之繁如灰之死不復有火燃之熾心無所思慮身無所營爲以體其道冲漠純全之妙則心之知覺雖曰鑽鑿豈能害我自然

之天哉此所謂道指氣而言也無慮無爲體道
之全八字亦老氏之學最要旨也

理諭心氣

此篇主言儒家義理之正以曉諭二氏使知其
非也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氣之所由生也

於穆厥理在天地先氣由我生心亦禀焉

於嘆美之辭穆淸之至也此理純粹至善本無
所雜故嘆而美之曰於穆我者理之自稱也前
言心氣直稱我與予而此標理字以嘆美之然
後稱我者以見理爲公共之道其尊無對非如

二氏各守所見之偏而自相彼我也○此言理
爲心氣之本原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有是氣然
後陽之輕淸者上而爲天陰之重濁者下而爲
地四時於是而流行萬物於是而化生人於其
間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氣以貴於萬
物而與天地參焉天地之理在人而爲性天地
之氣在人而爲形心則又兼得理氣而爲一身
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氣由是生心亦
稟之以爲德也

有心無我利害之趨有氣無我血肉之軀蠢然以動

禽獸同歸其與異者嗚呼幾希

蠢然無知貌幾希少也朱子曰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

○此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義理也人而無義理則其所知覺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矣其所運動者亦蠢然徒生而已矣雖曰爲人去禽獸何遠哉此儒者所以存心養氣必以義理爲之主也若夫釋老之學以淸淨寂滅爲尚雖彜倫之大禮樂之懿亦必欲屛除而滅絶之是其胷中無欲與趨於利害者疑若不

同矣然不知主天理之公以裁制人欲之私故其日用云爲每陷於利害而不自知也且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今以兩家之說觀之釋氏必欲免死生是畏死也老氏必欲求長生是貪生也非利害而何哉又其中無義理之主則枵然無得冥然不知是軀殼所存亦不過血肉而止耳此四句雖泛指衆人而言切中二家之實病讀者詳之

見彼匍匐惻隱其情儒者所以不怕念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惻隱之情本於吾心之固有以明釋氏無念忘情之失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所謂仁也是理實具於吾心故見孺子匍匐入井其惻隱之心油然自生而不可遏推此心以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而四海之內可兼濟也故儒者不怕念慮之生但循其天理發見之自然豈如釋氏畏怕情念之起而強制之歸於寂滅而已哉

可死則死義重於身君子所以殺巳成仁

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此言重義輕生之事以明老氏養氣貪生之
失蓋君子見得實理則當其可死也其身不忍
一日安於生是死生爲重乎義理爲重乎故儒
者當救君親之難有隕軀隕命以赴之者非如
老氏徒事修鍊以偷生也

聖遠千載學誣言厖氣以爲道心以爲宗

厖猶亂也○此言異端之說所以得熾者以聖
人之世既遠而道學不明也故老不知氣本乎
理而以氣爲道釋不知理具於心而以心爲宗
此二家自以爲無上高妙而不知形而上者爲

何物卒指形而下者而為言陷於淺近迂僻之中而不自知也

不義而壽龜蛇矣哉瞌然而坐土木形骸

瞌然睡貌上二句責老下二句責釋卽前章有心無我有氣無我之意然前章泛言在衆人者此章專指二氏而言也

我存爾心瑩徹虛明我養爾氣浩然而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言聖學內外交養之功以義理存心而涵養之則無物欲之蔽全體虛明而大用不差矣集義養氣而擴充

之則至大至剛之氣浩然而自生充塞天地矣

本末兼備內外交養此儒者之學所以爲正而

非若二氏之偏也

先聖有訓道無二尊心乎氣乎敬受斯言

胡氏引禮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之語以爲道

無二致欲道術之歸于一也○此言上文所論

皆本聖賢之遺訓而非我之私言其道之尊無

與爲二非心氣之可比也故於其終特呼心氣

以警之其拳拳開示之意至深切矣

心氣理三篇者三峯先生所作也先生常以

明道學闢異端爲已任其言曰人之生也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其所以成形者氣也合理與氣能神明者心也儒主乎理而治心氣本其一而養其二老主乎氣以養生爲道釋主乎心以不動爲宗各守其一而遺其二者也老欲無爲不計事之是非而皆去之恐勞其身以斃一本作蔽其氣也氣苟得養則精神凝定雖有所事而不害吾之生釋欲無念不論念之善惡而皆遣之恐勞其神以動其心也心苟得定則體常空寂雖有應變而不擾吾

之中故其初也皆有所不爲而其終也皆無所不爲也盖當其有所不爲也雖理之所當爲者亦絶之當其無所不爲也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爲之是二家之學不陷於枯槁寂滅則必流於放肆縱恣其賊仁害義滅倫敗理得罪於聖門大中之教則一也若吾儒道則不然天命之性渾然一理而萬善咸備君子於此常存敬畏而必加省察萌於心者原於理則擴而充之生於欲則遏而絶之動於氣者自反而直則勇往爲之不直則惕然而

退養其心以存義理養其氣以配道義凡所
思慮無非義理之當然凡所動作自無非僻
之得干其心之靈管乎事物之理其氣之大
塞乎天地之間皆以義理爲之主而心與氣
每聽命焉旨此儒者之道具於人倫日用之
常行於天下萬世而無獘先生常以語學者
也雖然義理之在人固爲甚大而心乃吾身
之主氣亦吾身之所得以生者不得不重之
也彼老釋竊明心養氣之說誑誘愚俗故人
多樂聞而信從之往往知道者雖力言以闢

之但斥其不合於吾道者而已故聞者猶未
知其孰爲得失也惟先生先明二氏之旨而
後折以吾道之正故聞者莫不昭然若發矇
異端之徒亦有從而化之者矣此先生之大
有功於名教者也於是又述其意作此三篇
以示學者其言心氣者皆用二氏之語以明
其旨盡底其蘊奧而的言之且其語意渾然
不見其有斥之之跡故雖使其徒觀之亦皆
以爲精切而悅服之也及以理形之然後吾
道異端之偏正不待辨說而自明彼雖欲有

言其將何以哉此先生闢二氏固非泛然論列者比又非大厲聲色極口詆毁者之比也抑或有人徒見其不斥也以爲三敎一致故先生作此以明其道之同耳則非知言者也故愚不揆鄙拙略爲註釋又引其端以所聞於先生者明之耳洪武甲戌夏陽村權近序

心問

此篇述心問天之辭人心之理卽上帝之所命而其義理之公或爲物欲所勝而其善惡之報亦有顚倒善或得禍而惡乃得福福善禍淫之

理有所不明故世之人不知從善而去惡唯務趨於功利而已此人之所以不能無惑於天者也故托於心之主宰以問上帝而質之也

乙卯季冬幾望之夕天淨月明羣動就息

季冬沍陰沍寒之極而春陽欲生之時幾望月光漸滿而其明復圓之日以譬人欲昏蔽之中而天理之復萌也天淨月明羣動就息以譬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方寸之間瑩徹光明而外物不能以動其中

若有一物朝于上淸立于玉帝之庭稱臣而告曰臣

受帝命爲人之靈

一物指心而言上淸上帝之所居也玉帝卽上帝貴而重之之稱也稱臣者心之自稱也臣受帝命爲人之靈者心自言其受上帝所命之理以爲人之主宰而最靈於萬物也○此章設言吾心主宰之靈朝見上帝之庭稱臣而問之也然其曰朝者豈別有一物爲帝而又有一物朝之者哉方寸之間私欲淨盡則吾心之理卽在天之理在天之理卽吾心之理脗合而無間者也其曰朝者設言以明之也

人有耳目欲色欲聲動靜語默手執足行凡所以為
臣之病者日與臣爭
此章言物欲害吾心之天理也蓋凡有聲色貌
相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日與人之身相
接而人之有目莫不欲色有耳莫不欲聲至於
四肢百骸莫不欲安佚故天理雖根於吾心固
有之天而其端甚微人欲雖生於物我相形之
後而其發難制是其日用云為順理為難而從
欲為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之謂也且
人之此身不能一日離物而獨立小有不謹則

凡外物之害此心者投間抵隙攻之甚衆矣此
天理之所以病也
志吾之帥氣吾徒卒皆不堅守棄臣從敵以臣之微
孤立單薄
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亦心之自稱也孟子曰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註曰志固心之所之
而氣之將帥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
之卒徒也心爲天君以志統氣而制物欲猶人
君之命將帥以率徒衆而禦敵人也故曰志吾
之帥氣吾徒卒然志尙不定則物欲得以奪之

而理不能以勝私矣故其志之爲帥與其氣之
爲徒卒者皆不能堅守其正反棄吾心而從物
欲故吾之此心雖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單弱
而薄劣也

誠敬爲甲冑義勇爲弓戟奉辭執言且戰且服順我
者善背我者惡賢智者從愚不肖逆因敗成功幾失
後獲

甲冑所以衛身之具弓戟所以制敵之物○此
承上章之末而言以我一心之微而當衆欲之
攻雖甚微弱而薄劣苟能以誠敬爲甲冑而自

守則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奪矣義勇爲忌戢而自衛則所以裁制者嚴而欲不得侵矣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奉帝之命使知理之不可違聲彼之罪使知欲之不可從彊者戰而勝之弱者降而服之其順我命者合乎理而爲善其背我命者悖乎義而爲惡知善而率從者爲賢智不知而背逆者爲愚不肖彼雖不從我則益勉此心幾爲物欲之敵所敗至於覆沒然以此心之理終不泯滅故更自策礪終有所獲此勉強而行者及其成功一也

及至其報事多反復背者壽考順者夭折從者貧窮逆者富達故世之人尤臣之爲不從臣命惟敵之隨報謂善惡之應效也人有所爲而天報之也尤咎責也人爲善則天報之以福爲惡則天報之以禍猶人臣有戰功則君賞之以爵祿敗績則君加之以刑戮此理之常也今心奉上帝之命與物欲之敵相戰敵不能勝惟心之命順從則是爲有功於天也宜富貴壽考以受爲善之福而反至貧窮夭折敵既勝之背逆此心之命宜貧賤夭折以受爲惡之禍而反富貴壽考天之

報應反復乖戾如此故人之所爲寧從彼敵利
害之誘不從其主義理之命人之所以不能無
惑也故下文呼天而問之也

惟皇上帝實主下民始終何乖與奪何偏臣雖鄙愚
竊有惑焉

皇大也尊之之辭○此呼上帝而告之曰大哉
上帝實位乎上以主下土之人福善禍淫是其
理之常也始者賦命之初必與人以仁義禮智
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爲善也至其終而報
應之著則善惡之效反復如此是何始終所命

之乖戾耶彼背且逆而得壽考富達者天何所愛而厚之此順且從而得夭折貧窮者天何所憎而薄之歟是其一與一奪又何偏而不公如是也歟臣心雖甚鄙愚而竊有惑於斯也

天答

此篇述天答忌之辭天能以理賦予於人而不能使人必於爲善人之所爲多失其道以傷天地之和故災祥有不得其理之正者是豈天之常也哉天卽理也人動於氣者也理本無爲而氣用事無爲者靜故其道遲而常用事者動故

其應速而變災祥之不正皆氣之使然也是其氣數之變雖能勝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時爾氣有消長而理則不變及其久而天定則理必得其常而氣亦隨之以正福善禍淫之理豈或泯哉

帝曰噫嘻予命汝聽予賦汝德在物最靈與吾並立得三才名

帝上帝也噫嘻歎息也予上帝之自予也汝指心而言德卽仁義禮智之性天之所令而人之所得者也三才天地人也○此章設爲上帝答

心之辭歎息而言予有所命惟汝人心其聽之
哉予旣賦汝以健順五常之理而汝得之以爲
德方寸之間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而在萬
物最爲靈矣故能與我與地並立而得稱三才
之名也
又當日用之間洋洋焉開道引廸使爾不昧其所適
予所以德汝者非一汝不是思或自棄絶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爾亦指心而言○此承上
言人倫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發見汝在
父子則當親在君臣則當敬以至一事一物之

微一動一靜之際莫不各有當行之理流動充滿無小欠缺是孰使之然哉皆上帝所以開道啓迪於斯民使之趨善而避惡以不昧於其所適從也然則上帝之所以爲德于汝者非可以一二計也而爾曾不以是而致思乃或背善從惡以自棄絕之也

風雨寒暑吾氣也日月吾目也汝一有小失吾之氣乖戾吾之目掩食汝之病我者亦極矣何不自反而遷吾責歟

吾亦上帝之自吾也○風雨寒暑爲天之氣日

月爲天之眼而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所爲一有小失其正則天之風雨寒暑必至於乖戾日月必至於掩食是人之所以病乎天地者亦可謂極矣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故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天地之有災祥良由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則災祥順其常人事失則災祥反其正何不以是自反其身以修汝之所當爲者而乃遽然責望于天乎

且以吾之大能覆而不能載能生而不能成寒暑災

祥猶有憾於人情吾如彼何哉汝守其正以待吾定
且夫天體至大能無所不覆而不能載能無所
不生而不能成天職覆地職載天主生地主成
天地固有所不能盡也當寒而暑當暑而寒降
災降祥不得其正者此人情所以猶有憾於天
地也蓋天地之於萬物無心而化成能施其理
之自然而不能勝其氣之或然如彼人之所爲
雖上天其如何哉言天非有所容心以爲之也
汝但當固守其理之正以待其天之定而已所
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也申包胥曰人衆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天人之際雖交相爲勝然人之勝天可暫而不可常天之勝人愈久而愈定也故淫者必不能保其終而善者必有慶於後矣盖一時之榮辱禍福自外而至者皆不足恤惟當力於爲善以不獲罪於天可也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吾儒尚賴先哲之訓以知異端之蔽而往往有不能固守其道者亦怵於功利之私而已故高不溺於空虛則卑必流於汚賤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不行而異端之徒亦指以爲卑近而斥之也且其善

惡報應之效亦多參差不齊故善者以怠惡者以肆而舉世之貿貿然淪胥於利害之中而不知義理爲何物釋氏之徒又得售其因緣之說而人愈惑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三峯先生嘗有言曰辨老佛邪遁之害以開百世聾瞽之學折時俗功利之說以歸夫道誼之正其心氣理三篇論吾道異端之偏正殆無餘蘊愚已訓釋其意矣先生又嘗作心問天答二篇發明天人善惡報應遲速之理而勉人以守正其言極

爲精切使怵於功利者觀之可以祛其惑而藥其病矣故又加訓釋以附三篇之後夫闢異端然後可以明吾道去功利然後可以行吾道此先生之作所以關於世教爲甚重而吾今日編次之意也觀者幸毋忽甲戌夏六月陽村權近序

三峯集卷之十